

中国图书馆学的应用实践创新及发展研究^{*}

司 莉 陈 辰 郭思成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学领域不仅理论研究成果丰硕,而且促进了应用实践领域的发展。向世界讲好图书馆学应用实践的“中国故事”,让世界正确认知和了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现状和未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文献调研、事实数据与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相关的制度政策、标准工具、成功实践和特色服务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图书馆学在实践中的应用现状。具体包括:①490项制度、政策、法规和文件;②379项标准规范,以及颇具中国特色的信息组织工具与索引工具;③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推动、引导及服务全民阅读活动等的成功实践;④显示中国图书馆学蓬勃发展的特色馆藏服务、学科化知识服务、数字人文服务和政府信息服务。最后提出中国图书馆学应用实践的发展建议:在世界图书馆舞台发出“中国声音”,增强影响力;落实图书馆制度政策的实施保障,强化执行力;开展图书馆标准化成熟度测评,增强标准效力;因地制宜采纳图书馆“中国方案”,彰显辐射能力;弘扬图书馆在特色领域的服务优势,提升高质量发展能力。图3。参考文献70。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应用实践 制度政策 标准工具 话语权

分类号 G250.1

Applied Practic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SI Li, CHEN Chen & GUO Sicheng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field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has not only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but also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ell the world the “Chinese story” of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library science so that the world can correctly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of China’s librarianship.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panoramic display and in-depth summary of the important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applied practice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40 years, specifically from four aspects such as systems and policies to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undertakings, standards and tools for promoting library standardization, successful practice of solving the “China problem” in library science, and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图书情报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9VXK09)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special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Basic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No. 19VXK09) which is one of the project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司莉,Email: lsiwhu@163.com, ORCID: 0000-0003-1028-8338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SI Li, Email: lsiwhu@163.com, ORCID: 0000-0003-1028-8338)

services in characteristic areas that show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Based on it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applied practice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are made to condense out.

Through searching the Chinese Legal Knowledge Database (CLKD), the Peking University Law database (PKULAW), the National Standard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and the CNKI's Standard Database, etc., by July 2020, a total of 490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379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have been collected. The corresponding feature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data. Based on factual cases, widely used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tools, far-reaching effects of indexing tool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summarized.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solving the "China problem" in library science is summarized,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equaliz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promoting, guiding and serving the reading activities of the whole people, serving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project and benefiting the people through culture, carrying out the ancient book protection plan and inheri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mplement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library servi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ilding a guarantee system for resourc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serving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caring for humanity,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 through library evaluation. It also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 field services that show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ncluding characteristic collection services, disciplinary knowledge services, digital humanities service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hat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can be strengthen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making a Chinese voice on the world library stage and increasing its influence. 2) ens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brary system policies, strengthening the execution. 3) carrying out library standardized maturity assessment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andards. 4) adopting the library "China plan"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highlighting the radiation ability. 5) carrying forward the advantages of library service in characteristic fields and enhancing the capability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3 figs. 70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Applied practice.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Standards and tools. Discourse right.

0 引言

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学科范畴、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应用实践构成了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根植于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践^[1],同时图书馆学的应用实践又为构建中国图书馆学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实践支撑。图书馆学的根本发展动力不仅来自纯学术、理论,还要来自现实、实践^[2]。

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事业自 20 世

纪初算起,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然而图书馆事业发展最迅速、最有活力、最辉煌的时期,是 1978 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 40 余年。这 40 余年的成就,让中国改变了图书馆事业的落后面貌,在资源共建共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图书馆阅读推广、特色服务等领域发展迅速,有的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本研究从保障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制度与政策、推进图书馆标准化与规范化的标准及工具、解决应用实践中“中国问题”的中国方案和显示中国图书馆学蓬勃发展的特色领域服务等四个方面,全景式展

示和深入分析 40 余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应用实践领域的重要创新性成果,总结凝练中国图书馆学应用实践的发展特色,并对未来的应用实践发展提出建议,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基础,为提升我国图书馆学在世界图书馆学之林的影响力与显示度贡献力量。

1 保障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制度与政策

图书馆制度与政策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保障。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之间,制度与政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理论、观念只有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与政策条文,才能直接指导实践。因此,制度与政

策既是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范畴,也是图书馆学应用实践领域需要关注的内容。图书馆制度与政策往往以法令、法规、规定、条例、通知、标准、规程、意见等形式来体现^[3]。

1.1 总体特征分析

通过检索中国法律知识资源总库(CLKD)、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同时结合各年度《中国图书馆年鉴》进行补充,经筛选后共得到改革开放以来与图书馆密切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共计 490 项。

1.1.1 数量分布

从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发布数量看,总体上呈现缓慢增长态势(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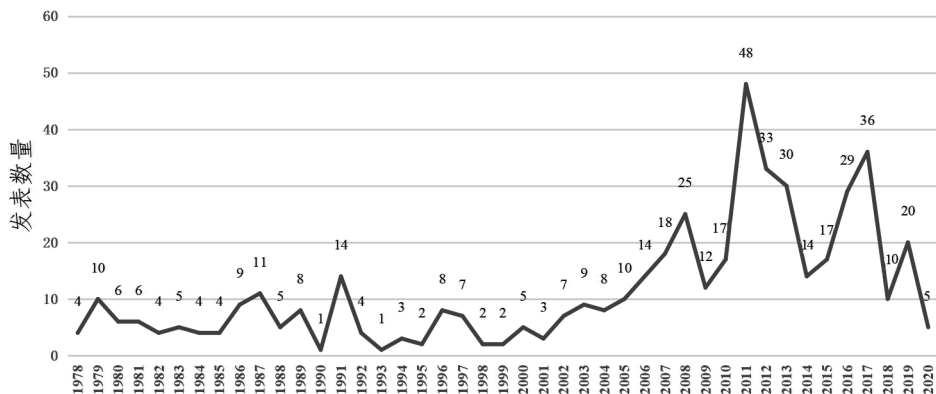


图 1 改革开放以来与图书馆相关的制度与政策数量统计

其中,2006 年以前颁布的制度与政策大体维持在 5—10 项,其中有 12 年的数量在 5 项以下(不含 5),3 年的数量在 10 项以上(不含 10);2006 年后开始急速增长,2011 年达到峰值,该年共发布 48 项。根据制度与政策的发布数量特征,以 2006 年为分界点,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稳步发展期(1978—2006)和快速发展期(2007—2020)。

1.1.2 主题分布

通过主题标注,发现这些制度与政策涉及了九个方面的内容,数量由多到少分别是:图书馆

服务(168 项)、图书馆工作综合规定(75 项)、基础设施建设(62 项)、文献资源建设(52 项)、宏观事业发展规划(43 项)、图书馆评估(32 项)、人力资源建设(26 项)、图书馆管理(24 项)与图书馆学教育(8 项)。具体分析内容见 1.2 小节。

1.1.3 颁布主体分布

经统计分析,发现制度与政策涉及的颁布主体及数量情况如下: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和事业部门(235 项)、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和事业部门(除国务院之外,178 项)、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20 项)、国务院(15 项)、图书馆行业协会和协

调组织(9项)、国务院办公厅(7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5项)、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5项)、其他(5项)、中宣部联合其他部门(3项)、全国人大常委会(3项)、图书馆(2项)、中共中央书记处(1项)、中共中央(1项)、总参谋部(1项)。具体分析内容见1.2小节。

1.2 各阶段特征分析

1.2.1 稳步发展期(1978—2006)

1978年底改革开放开始之时,我国图书馆事业正百废待兴。国家出台相关制度与政策引导图书馆事业稳步恢复,此阶段共发布制度与政策176项,占总数量的35.9%。

(1) 主题分布特征

主题分布方面,有关“图书馆工作综合规定”的制度与政策数量最多(50项),涉及图书馆设施设备、人员职责、组织机构、业务范围、工作改革与规划等方面。如1980年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通过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作为“文革”后我国图书馆事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总纲领^[4],直接促成了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的成立以及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分系统管理体制的确立,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政策^[5]。此外,还有针对公共图书馆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针对学校图书馆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和《中等专业学校图书馆规程》,针对专业图书馆的《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会议纪要》等,这些制度与政策对各类型图书馆的总任务和服务方向作出了明确规定。

“图书馆服务”位列第二(29项),涉及借阅服务、服务收费、服务推广、免费开放服务等方面。如2003年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出台《关于公共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等社会群体免费开放的通知》《送书下乡工程实施方案》等;2006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为图书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提供指南。

“文献资源建设”位列第三(25项),涉及文

献征集、图书呈缴、古籍整理、藏书建设、资源采访及资源协作共享等方面。如1980年6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收回文化大革命期间散失的珍贵文物和图书的规定》;1999年全国124家图书情报单位在北京图书馆共同签署《全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倡议书》,开启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之路;2002年文化部和财政部颁布《关于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通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实施方案》等,促进了我国重大文化工程建设,对资源共享以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颁布主体分布特征

颁布主体方面,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事业部门颁布的制度和政策数量最多,共98项,其中参与颁布数量较多的部门为文化部(43)、教育部(24)、中国科学院(11);此外,还包括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人事局、出版局、卫生部等部门。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及事业部门颁布的数量排名第二,共44项,其中23项是由各地方文化局或文化厅颁布。

中共中央、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共颁布11项制度和政策,内容涉及农村文化建设、国家信息化规划、文化发展纲要等宏观事业发展规划,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与行动指南。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规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努力实现“县县有文化馆、图书馆”的目标,因地制宜建设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室,偏远地区要积极发展流动文化车、汽车图书馆和流动剧场等。

1.2.2 快速发展期(2007—2020)

2006年后我国图书馆制度与政策的发布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此阶段共发布相关制度与政策314项,占总数量的64.1%。

(1) 主题分布特征

主题分布方面,有关“图书馆服务”的制度与政策数量最多(139项),远高于其他主题的数量。内容涉及全民阅读推广、服务均等化、

政府信息服务、突发事件(疫情防控)服务等方面,有关全民阅读和阅读推广服务的政策最为集中。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印发《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要举办重大全民阅读活动等十项主要任务,这是我国制定的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辽宁、江苏、四川、吉林、黑龙江、贵州、广东等省相继出台全民阅读促进办法或条例,深圳市、石家庄市、烟台市等地的相关机构也陆续制定全民阅读实施办法,形成了由国家、地方和机构组成的立体化全民阅读方案。此外,有关服务均等化的政策也较为集中,如2017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保障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综合性、基础性、指导性文件。此外,宁波市、嘉兴市和桐乡市等地区发布了有关公共图书馆服务一体化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强调对农民、残疾人和少年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服务倾向和规定。

“基础设施建设”位列第二(55项),集中在图书馆工程建设、数字图书馆建设、电子阅览室建设、总分馆建设、一体化联合图书馆建设,尤其在中小学图书馆、乡村综合文化站图书室、社区图书馆等方面较为突出。

除此之外,该时期其他主题的制度与政策数量较均衡,且覆盖了多个方面,如文献资源建设(27项)、宏观事业发展规划(25项)、图书馆工作综合规定(25项)、图书馆管理(20项)、图书馆评估(17项),这说明国家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政策引导是全方位的,其导向与指引作用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繁荣发展。

(2) 颁布主体分布特征

颁布主体方面,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和事业部门发布的数量最多,共191项。其中从地区分布看,涉及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发布数量较多的是浙江省(16项)、山东省(16项)、江苏省(15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4项)、福建省(13项)、广东省(12项)、安徽省(12项)、上海市(10项)。其次为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和事业部门(80项),

其中文化部(46项)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17项)是颁布和参与颁布数量较多的部门。

该时期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图书馆相关法规有三部,分别为201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201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使得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法律保障取得历史性突破,政策效力最强。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正式步入法治化轨道,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6];同时在理论层面宣告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图书馆路径”已然初步成型,为全面推动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7]。此外,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颁布地方性图书馆法规15项,主要涉及各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条例、全民阅读条例等。此阶段图书馆法制化建设突破空白,成果突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逐步迈入法治化轨道。

2 推进图书馆标准化与规范化的标准及工具

在调研、梳理支撑我国图书馆学应用实践的标准和工具的基础上,分析标准和工具在应用实践中的作用和具体体现。

2.1 标准规范的建设

通过检索国家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中国知网的“标准数据总库”、工业标准咨询网,以及归口机构——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89)与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标准起草单位(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CALIS、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中信所等)的相关信息,经系统筛选后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标准规范379项。

2.1.1 数量与趋势

从标准规范的状态上看,现行标准293项,作废标准57项,处于标准计划状态的29项。

2009 年发布数量达到峰值,其原因在于:一是国家标准化委员会自 2004 年开始对之前的标准进行复审、更新、替代和重新确认,二是 2009 年相继发布了《文献著录》《信息技术元数据注册系统(MDR)》《书目数据元目录》《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信息与文献》等系列标准。鉴于作废标准和标准计划对于图书馆学应用实践不具备现行指导意义,本文只统计了现行标准的发布时间分布(见图 2)。

2.1.2 主题分布

对获取的标准规范进行主题标注,发现其涉及五个主题,各主题数量分布见图 3。

(1)资源类(257 项)是指围绕图书馆资源采集、编目和典藏等制定的标准,占总量的 67.8%。其中现行标准 196 项,标准计划 21 项,废止标准 40 项。包括采集类 1 项,保存、保护和修护类 24 项,资源组织类数量最多,共 232 项。资源组织类标准主要涉及以下六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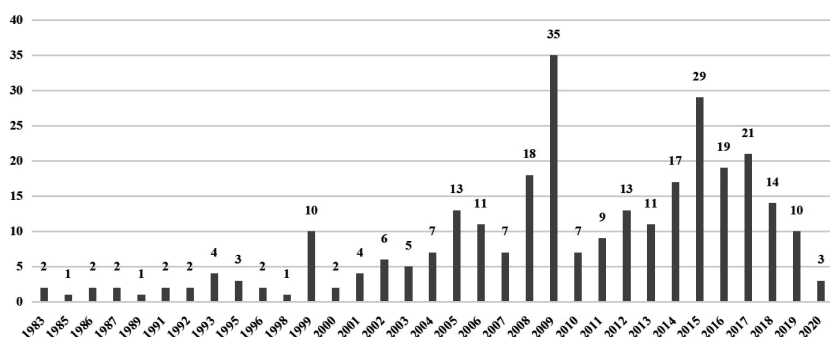


图2 现行标准发布时间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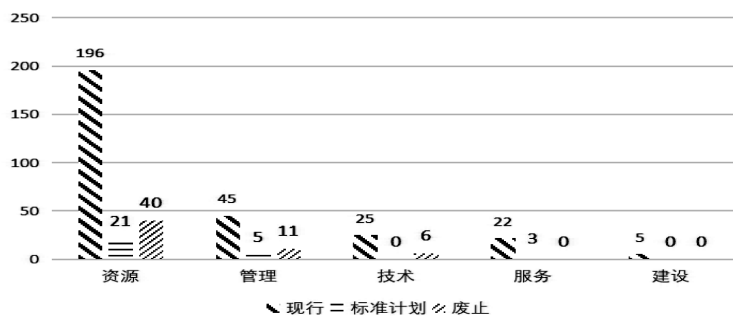


图3 各主题标准规范的状态分布

①描述和组织规则(95 项)。从资源组织对象来看,既包括图书、期刊、古籍、测绘制图、音像资源等传统资源的组织规则,也包括政府信息目录体系、科技报告等科研管理信息、数据溯源,以及临床数据和电子健康记录等方面的描述规则;从规则类型看,包括著录规则、标引规则、规范控制规则、目录组织规则、资源编排组

织规则、参考描述模型等。

②基础标准(51 项)。包括标记语言、代码、拼写规则、日期和时间表示法、译文标识、译写规则、译音规则、字符集和术语集,如《信息与文献 术语》《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元数据的 XML Schema 置标规则》等。

③元数据标准(49 项)。主要包括三方面内

容:图书馆领域的书目信息、馆藏信息、规范信息等,如《信息与文献 书目数据元目录》《中国机读书目格式》《中国机读馆藏格式》等;面向网络资源的通用规范,如《信息与文献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网络资源元数据规范》以及《专门元数据规范设计指南》等;期刊论文、学位论文、音视频资源、图像、会议论文、科技报告、古籍、标准文献、家谱、拓片、地方志等专门元数据规范以及名称规范元数据,如《名称规范元数据标准》《科技人才元数据元素集》《公共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集》和《机构名称元数据》等。

④唯一标识符(15项)。资源类型包括数字对象、文本作品、公开身份、连续出版物、图书、期刊、关联关系、电子书、政务信息、专利文献号、国家和行政区划以及健康信息学中的患者数据等,如《信息与文献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系统》《中国标准名称标识符》《健康信息学 患者健康卡数据第5部分:标识数据》等。

⑤知识组织体系(14项)。包括各类型词表的编制规则等,涉及叙词表、主题词表、语义网络、本体等,如《信息与文献 叙词表及与其他词表的互操作》《电子政务主题词表编制规则》《健康信息学—中医药学语言系统语义网络分类框架》等。

⑥数据加工(8项)。涉及图像、文本数据、音频数据、引文数据库等类型,如《图书馆馆藏资源数字化加工规范》和《信息与文献 引文数据库数据加工规则》等。

(2)管理类(61项)是指为支持图书馆人、财、物的有效运转而制定的标准,包括对设施设备、业务、环境和组织机构人员的管理等,占比16.1%。其中设施设备类26项,涉及RFID、流动图书车、图书用品设备、电子书等;业务管理类23项,涉及业务统计、评估与绩效、版权、图书剔旧与装订等,如《信息与文献 图书馆统计》《乡镇图书馆统计指南》《图书馆数字资源统计规范》《信息与文献 公共图书馆影响力评估的方法和流程》等标准规范,以及省市县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评估指标等;资源管理类5项,涉及资源内容质量及资源外观设计规定等;

环境管理类4项,涉及图书馆安全、卫生以及古籍书库环境管理要求等;人员管理类3项,涉及馆员职业标准,包括《古籍馆员国家职业标准》《图书资料馆员国家职业标准》等。

(3)技术类(31项)是指支持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各种接口、集成规范和应用协议等标准类型,占比8.2%。如技术互操作规范、总分馆数据接口要求、信息检索、馆际互借应用协议规范,还有信息技术在特定领域的应用,如健康信息学中的公钥基础设施建设规范。

(4)服务类(25项)是指各种服务标准,包括基本服务、特定领域服务和针对特定人群的服务标准,占比6.6%。从服务类型上看,既有基本服务领域的,如上海、浙江、江西分别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也有面向特定服务领域的,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机构的《科技查新技术规范》、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机构的《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山东省图书馆的《图书借阅服务规范》,以及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专利信息检索服务规范》等。

此外,总分馆服务相关标准也陆续出台,如《嘉兴市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标准》、安徽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信息化服务规范》、浙江的《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建设服务规范》等。另外,还有面向特定群体如少年儿童、残障人士的服务规范,如国家图书馆出台《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规范》《公共图书馆读写障碍人士服务规范》等。

(5)基础建设类(5项)是指与馆舍布局、建筑、设施设备相关的标准规范,占比1.3%。如《公共图书馆建筑防火安全技术标准》《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等。

这些标准的制订与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图书馆资源的共建与共享,提升了服务的标准化与均等化水平。

2.2 相关工具的研制

2.2.1 广泛使用的信息组织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修订与研制的代表性信息分

类标引工具有:对《中国图书馆分类法》1975版进行了四次修订(1980、1990、1999、2010),并编制系列版本;对1958年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进行了两次修订(1979、1994);对《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进行了两次修订(1982第5版、1996第6版)。研制的信息组织工具有《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二版)索引》(1984)、《通用汉语著者号码表》(1992)、《中国分类主题词表》(1994、2005、2017)。

代表性的主题标引工具有:1980年出版的《汉语主题词表》,其自然科学版于1991年修订出版,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09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持并联合全国图书情报界相关机构对《汉语主题词表》进行重新编制,分为工程技术卷、自然科学卷、生命科学卷、社会科学卷四大部分,现已出版工程技术卷(2014)和自然科学卷(2018)。此外,还有一批专业性的主题标引工具,如《中国档案主题词表》(1995)、《中医药主题词表》(1987)、《化工汉语主题词表》(1983)等。

2.2.2 影响深远的索引工具

以图书情报机构为主开发的索引工具主要有:

(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开发研制,1999年被列为教育部重大项目。已收录1998—2009年来源文献近100余万篇,引文文献600余万篇。

(2)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系1989年中国科学院创建的我国第一个引文数据库,被称为“中国的SCI”,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已积累论文记录5 453 919条,引文76 723 867条。

(3)中国科学文献计量指标数据库,利用CSCD和美国SCI数据库对我国科技论文进行详细统计,自1999年起描绘每年度我国科技论文产出和影响力的宏观状况。

(4)《全国报刊索引》,1955年由上海图书馆的成员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创刊,1996年获

文化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文化局科技进步一等奖。收录报纸约200多种,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期刊8 500多种。

这些由图书情报领域研制的工具,在提升学术质量、开展学术评价与科研管理创新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 中国图书馆学推动的实践创新

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学术研究与实践发展互相联动,实现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学术研究上探讨不同时期的基础理论问题,实现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推动制定出台政策法规,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研制适应中国文献和信息特点的标准和索引工具,实现文献整理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实践方面,在公共文化服务、阅读推广、古籍保护、服务模式、资源共享等不同领域探索图书馆发展的“中国道路”。

3.1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是现阶段党和国家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战略安排^[8]。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术领域就开始对现代图书馆理念^[9]、图书馆精神^[10]、图书馆权利^[11]、图书馆法^[12]以及普遍均等服务^[13]等进行探讨,产生了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成果,推动了政府层面与文化管理部门出台文件、政策、法规,保障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2015年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和《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提出了具体目标和指导标准;2016年颁布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制定了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的倾斜政策,强调关注不同人群的特殊需求,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和原则;2017年国务院下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保障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基本公共服

务机会;2017年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法》提出,公共图书馆应当按照平等、开放、共享的要求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2018年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以标准化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普惠化建设。

关于如何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我国图书馆界正在积极探索自己的方案和道路。①由政府财政出资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尤其是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通过建设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②以数字化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我国先后启动了包括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在内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通过公共文化资源共享整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建设等举措来推进均等化的实现。③推进以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为中心的总分馆制建设,把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延伸到基层农村。④以标准化促均等化。实现均等化的关键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以标准化手段优化资源配置、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明确权责关系、创新治理方式,可确保全体公民公平可及地获得基本公共服务。

3.2 推动、引导及服务全民阅读活动

“推动全民阅读”作为我国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在提升国民素质、构建学习型社会、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及各省市陆续出台了推动全民阅读的政策,如2006年中宣部、文化部、中央文明办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自2014年起连续7年将“倡导全民阅读”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广东省、贵州省和吉林省等也纷纷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其中国家层面的政策提供基本指导,各地方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因地制宜,有效地推动了各地阅读活动的开展,为图书馆持续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14]。

我国图书馆学在阅读推广理论研究方面取

得显著成果^[15],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在推广模式^[16]、阅读推广人培养^[17]等方面也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力推动了阅读推广实践的发展。公共图书馆在推动、引导和服务“全民阅读”活动方面扮演了先锋队和主力军的角色^[18],通过提供资源、空间和服务,举办讲座、报告、培训、沙龙,推出了一系列创新品牌服务,如图书流动车服务、城市学习中心、读书节、市民学堂等;高校图书馆则通过人文讲座、学术座谈、特色展览、读书节、真人图书馆等打造阅读推广品牌。中国图书馆学会设立“全民阅读示范基地”,以推动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2019年全国有21个单位进入“全民阅读示范基地”名单,16个单位进入“2019年全民阅读优秀组织”名单,51个单位进入“2019年全民阅读先进单位”名单,这是对图书馆在推动全民阅读工作中所做贡献的高度认可。

3.3 古籍保护计划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图书馆应自觉肩负起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图书馆学在古籍保护规划、保护策略^[19]、保护体系^[20]、保护方法^[21]、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等方面进行探讨,推动了我国古籍整理与保护的可持续发展。2002年财政部、文化部共同主持,国家图书馆具体承办“中华再造善本工程”,采用现代技术对古籍善本进行仿真复制,从而使珍贵古籍为学界所用、为大众共享。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十一五”期间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2007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国家图书馆加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牌子,负责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同时负责汇总古籍普查成果,建立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形成全国统一的中华古籍目录。图书馆在古籍整理与保护方面贡献卓著。如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重要成果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在线发布包括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古籍、《赵城金藏》、各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资源,总量超过2.5万部、1000余万叶。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从2017年起联合省、市、区县级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博物馆系统等3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超过两万部。

3.4 创新中国特色图书馆服务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事业逐渐恢复和发展,学界和业界都在不断探讨适应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图书馆发展模式。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图书馆学界围绕总分馆制理论^[22]、总分馆建设模式^[23]、案例分析^[24]进行探讨。理论与实践互动发展,推动图书馆服务网络日趋完善,在各地形成了一些影响广泛、效能卓著、具有中国特色的多主体、多层次、多类型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①东莞图书馆“总分馆”模式。该模式构想始于2002年,是以东莞图书馆为总馆,各镇(街)、各系统图书馆为分馆,以村图书馆、社区图书馆、单位内部图书资料室为网点,以图书流动车为补充和调节手段的地区图书馆网群。②深圳“图书馆之城”模式。2003年深圳市文化局首次提出建设“图书馆之城”的思路,把深圳建设成为一个没有边界的大图书馆网,以全市已有、在建和将建的图书馆网点和数字网络为基础,联合各图书情报系统,建立覆盖全城、服务全民的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网络。③佛山图书馆“联合图书馆”模式。2005年创建的佛山市联合图书馆经过多年发展,建成了以市图书馆为中心馆、区图书馆为总馆、街镇图书馆为分馆、(社区)村居图书室、智能图书馆等其他类型图书馆为基层服务点的四级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实现了统一服务形象、统一联合书目检索平台、一证通借通还、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等服务。另外,佛山市“邻里图书馆”构建的“图书馆+家庭”服务体系,是“图书馆+社会力量”开展阅读推广的新方式与全新的服务形态,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中国创造”。④嘉兴图书馆“城乡一体化总分馆制”模式。2007年以来嘉兴市图书馆探索“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以市(县、市)总馆为中心,以乡镇

(街道)分馆为切入口和纽带,以村(社区)分馆和图书流通站、汽车流通点等为基础,形成了“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多级投入、集中管理、资源共享、服务创新”的总分馆制模式。⑤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信阅服务”模式。该模式开展以信用为基础的图书借还服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互通,打造全省公共图书馆联合体。读者可线上注册、下单借阅,图书快递到家(也可快递还书,还可就近图书馆归还)。该模式拓展了图书馆服务半径,提升了服务效能。⑥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全域服务”模式。该模式以标准化、社会化和数字化为切入点,以“我嘉书房”为探索路径,构建区级图书馆总分馆制,将图书馆的建筑服务空间、社会公共空间、网络数字空间融为一体,为市民开展阅读活动提供了更为便捷、优质的服务。⑦自助图书馆服务模式。该模式又称为“家门口的图书馆”,是图书馆智能化建设的组成部分,是集数字化、人性化、智能化为一体的新型服务模式,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延伸。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场馆形态,一种是终端设备形态。场馆形态的自助图书馆多被称为“城市书房”,仅有终端设备形态则被称为“图书ATM机”。2005年东莞图书馆开放全国首家自助图书馆;2008年深圳市图书馆首创的“城市街区24小时图书馆系统”研制成功;扬州市已建成五家“24小时城市书房”,成为城市名副其实的“精神地标”。自助图书馆的蓬勃发展是我国公共图书馆繁荣发展的力证,也是图书馆知识惠民、文化惠民的新创举。

中国特色图书馆服务模式在学界与业界的共同推动下不断创新,名称不同、特色各异,但均体现出服务均等化、标准化与开放共享的理念,为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贡献着中国模式和中国力量。

3.5 构建资源共建共享的保障体系

实现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一直是全国图书馆员的最高理想和目标,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是共享的前提。图书馆学对信息资

源保障体系^[25]、保障模式^[26]、保障机制^[27]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其理论成果推动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项目的开展。1997年成立的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以国家图书馆为中心,采用“中心—分中心—成员馆”的组织机构,致力于实现书目数据资源共建共享,成员馆已达3100余家。1997年启动了“中国试验数字图书馆”工程,并进一步形成“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2002年开始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该工程对各种类型的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和整合,通过覆盖全国的文化信息资源网络传输系统,实现优秀文化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建共享。截至2013年,文化共享工程已建成1个国家中心,33个省级中心,2843个市县支中心,2955个乡镇(街道)基层服务点,60.2万个行政村(社区)基层服务点。截至2014年底,资源总量达到412.46TB,初步形成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资源存量^[28]。2017年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在统筹整合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三大惠民工程基础上,推出国家公共文化云,目前已经通过网站、微信号和移动客户端,面向基层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在高校图书馆领域,1998年11月启动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CALIS)是教育部“九五”“十五”和“三期”“211工程”中投资建设的面向所有高校图书馆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在教育部领导下,把国家投资、现代图书馆理念、先进技术手段、高校丰富的文献资源和人力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以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为核心的教育文献联合保障体系,最终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知与共享;2016年,CALIS管理中心联合16家高校图书馆共同发起成立中国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CHAIR),目前有46家会员机构。2000年12月,中美两国合作发起“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2009年8月更名为“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CADAL通过一期(2001—2006)和二期(2007—2012)的项目建设,完成近250万册

图书的数字化整理,提供全球可访问的图书浏览服务,2013年以后,CADAL项目进入运维保障期,继续在资源、服务、技术、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推进工作。2004年8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建设“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化图书馆”(CADLIS)项目,该项目由CALIS二期工程和CADAL合并组成,经过“十五”“十一五”的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国家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中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2004年又以CADLIS平台为基础设立“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该中心在人文社科期刊、印本图书、电子资源数据库等类型资源建设规模上不断扩大,已拥有近900家成员单位,个人注册用户逾15.4万多个,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学术研究等作出了贡献^[29]。这些以数字化为基础,以资源共享服务为目标的建设项目,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探索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3.6 特殊群体服务与人文关怀

进入21世纪,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步入黄金时期,更加重视个性化服务和人文关怀,更加重视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力。尤其是面对弱势群体,图书馆要有更多的担当和责任。弱势群体主要指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利用或在利用传统和现代数字化图书馆服务上存在困难的一切群体^[30]。学术领域针对图书馆弱势群体服务进行了探索,如阅读服务^[31]、知识援助服务^[32]、移动图书馆服务^[33]、应急信息服务^[34]等,推动了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出台各类政策、规划,指导各类信息服务实践的开展。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图书馆服务宣言》,其目标之一就是在服务与管理中体现人文关怀,致力于消除弱势群体利用图书馆的困难^[35]。2017年的《“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强调加强特殊群体服务,加强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和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适用的资源建设和设施配备,有针对性地开展新技术应用培训、阅读辅导、送书上门、网络服

务等,为其更好地融入社会提供帮助^[36]。图书馆正以多种方式为特殊群体提供服务。如国家图书馆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建设中国盲人图书馆、中国残疾人数字图书馆。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爱童馆”专为特殊儿童提供无障碍阅读服务。近年来,我国的特殊群体服务取得了较大进步。截至2019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公共图书馆共设立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1174个,共开展残疾人文化周活动9135场次^[37]。在各类特殊群体中,农民工及其子女是中国特有的一类社会群体。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务工。如何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满足他们在城市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公共图书馆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己任,在为农民工及其子女提供基本的阅读服务、信息服务、知识援助、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等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2020年6月,湖北农民工吴桂春在东莞图书馆感人肺腑的留言,就是社会对公共图书馆在为特殊群体服务中体现人文关怀的充分肯定与褒扬,也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特殊群体的生动写照。

3.7 借助图书馆评估促发展

图书馆评估是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全面考量,评估过程和结果能够促进图书馆基础设施、业务建设、服务工作和办馆效益以及发展水平的提升。评估工作的作用在于以评促建,以评促管,以评促用,即促进公共图书馆的全面建设、全面管理与全面利用。图书馆学在评估标准^[38]、评估方法^[39]、评估指标^[40]、评估模型^[41]等方面进行研究探索,并积累了大量理论成果,推动立法机构、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等颁布指导图书馆评估工作的政策、标准等。公共图书馆评估是世界各国公共图书馆治理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公共图书馆评估始于1994年,至今已进行了六轮。图书馆评估理论研究与评估实践实现了良性互动,相互促进。

这样自上而下大规模、制度化的公共图书馆评估,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在评估中特别强调了党和政府对发展图书馆事业的重视,将其作为评估考察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指标,也彰显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特色。2018年《公共图书馆法》的实施为公共图书馆评估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评估方法和流程逐渐成熟,评估工作逐步制度化和规范化并取得显著成效。从第一到六次的评估结果比较看,上等级馆数量从第一次评估定级时的1144个(占比52.30%)增加到第六次评估定级时的2522个(占比84.20%),数量增加一倍多;一级馆数量从第一次评估定级时的68个(占比3.10%)增加到第六次评估定级时的969个(占比32.40%),20多年间一级馆数量增长了14倍多^[42]。

4 中国图书馆学推动的特色领域服务

为社会提供文献服务,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责。我国的各级各类图书馆在文献信息服务领域进行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专藏服务、学科服务、人文服务和政府信息服务等特色服务模式。

4.1 特色馆藏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界积极探索特色馆藏服务方式,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特色资源建设,二是特色馆建设。研究者对特色资源建设^[43]、特色馆藏数字化^[44]、特色资源服务^[45]、特色资源评价^[46]等方面进行探索,推动了图书馆特色领域服务的开展。围绕特色资源建设,自2003年CALIS一期特色专题数据库项目启动,至2012年三期项目验收,已建成特色数据库242个,其选题充分体现出学科特色资源、地方特色资源与馆藏特色资源。公共图书馆方面,截至2018年3月,34所省级公共图书馆(不包含台湾地区)共构建特色数据库474个^[47],其选题特色主要集中在地方文献、地域文化、馆藏

文献特色与专题特色等方面。

此外,图书馆布局也不再拘泥于传统形式,而是涌现出一些满足多种需求的特色图书馆(也称主题馆),提供特定领域(某一领域或数个领域)的专藏文献和服务。如杭州图书馆历经10年打造出盲文分馆、音乐分馆、棋院分馆、生活分馆、科技分馆、电影分馆、运动分馆、环保分馆、茶文化分馆、李白诗词文化分馆、佛学分馆等28家主题分馆,形成了主题图书馆的杭州模式,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苏州图书馆通过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建成了五个特色阅读空间和四个主题特色分馆,构建了“书香校园”“书香机关”“书香银行”“书香移动”等品牌项目,入选江苏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示范项目。

4.2 学科化知识服务

学科化知识服务是按照科学研究(如学科、专业、项目)而不再是按照文献工作流程来组织科技信息工作,使信息服务“学科化”(而不是阵地化),使服务内容“知识化”(而不是简单的文献检索与传递)。图书馆学对学科服务模式^[48]、嵌入式学科服务^[49]、学科服务平台^[50]、学科服务体系^[51]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具体的实现形式是建立学科馆员制度^[52]。1998年清华大学首次引入学科馆员制度,标志着国内学科馆员服务的开始。2006年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探索嵌入科研过程的深度知识服务,并吸引了部分课题组主动将学科馆员纳入,成为项目组成员,对项目过程提供全程式的信息支持与信息支撑。学科馆员的服务场所从图书馆转到用户的科研过程和场景,在用户的办公室、实验室、野外台站和虚拟空间提供个性化、知识化、泛在化的学科服务^[53]。在学科化知识服务的模式上,大致经历了“以资源建设为重点的学科文献资源保障建设模式→基于图书馆的物理及虚拟环境提供的学科馆员服务模式→学科平台服务模式”的发展阶段^[54]。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以嵌入研究过程、支撑科研创新为主要目标,探索学科服务支持科研

的方式和内容,如拜访教授、信息专员、学术成果RSS订阅、学科指南、学科专题培训、走入实验室等^[55];武汉大学图书馆制作完成36个学科服务平台,提供该领域的学科动态、会议预告、学科分析、学术成果、专家学者、教材教参数据、学科机构与学习社区等服务^[56]。嵌入式学科服务是图书馆学科服务的重要发展方向,学科知识服务最终要面向实践,且要应用到实践场景中。

4.3 数字人文服务

随着数字人文学科的崛起,人文学者对于数字人文服务的需求不断加大。利用知识组织的方法对图书馆已有的数据和资源进行知识重组,并利用新技术手段提供知识服务,是数字人文项目建设的主要任务^[57]。图书馆学对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58]、智慧数据的角色^[59]、数字人文研究演化路径^[60]进行探讨,推动了图书馆数字人文服务的发展。为人文研究提供大规模高质量的数据、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计算机辅助研究工具的支持,是数字人文向图书馆提出的全新要求。图书馆可从四个方面进行参与:普及数字人文专题信息服务,建设数字人文网络基础设施,充当跨学科合作的桥梁,充当数字人文项目的孵化器^[61]。目前我国图书馆界正积极扮演数字人文服务新角色,如:上海图书馆数字人文项目的开放数据平台,以关联数据方式向互联网公开发布上图数字人文项目所用的基础知识库(人、地、时、事、物)、文献知识库(家谱、手稿档案、古籍等)、本体词表以及各种数据清洗和转换工具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建成数字人文服务空间,配备先进技术设备,满足数字人文研究各种需求;北京大学图书馆开设“数字人文工作坊”,旨在丰富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师生的数字技术知识,培养计算机等信息科学领域师生的人文研究兴趣,并促进两者的互动与跨界融合。

4.4 政府信息服务

2008年5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信息公开条例》奠定了我国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公众法定获取政府信息通道的法律框架,公共图书馆在传递政府信息方面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职责。研究者对政府信息服务案例^[62]、服务现状调研^[63]等进行探讨,推动了图书馆政府信息服务的开展。2009年国家图书馆建立国内首个政府信息公开信息整合服务门户——中国政府信息整合服务平台,以各级政府网站上的公开信息为整合对象,并将互联网上不同来源、格式和版本的政府信息资源与国图馆藏文献资源进行有序整合,构建政府信息公开整合服务门户,用户可一站式发现并获取分布在全国各地政府网站上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资源,并可快速访问各个政府站点,开创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对政府信息资源整合与利用的先河^[64]。深圳图书馆于2009年设立政府信息公开查询专区,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查询和相关咨询服务,设置专架收藏政府各类公开信息文献,提供政府信息公开电子查询机,提供包括历年政府公报、政府年鉴、统计年鉴、年报汇编等在内的50余种工具书查阅。2008年上海图书馆设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信息查阅点,后来又开通“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检索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上海市政府及各行政机关信息公开信息查阅服务。政府信息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服务领域,图书馆要提供政府信息导航、政府信息咨询、政府信息素养培训以及参与开放政府建设等全方位的服务。

5 中国图书馆学应用实践研究及发展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在面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培养和增强了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65]。未来,中国图书馆学的应用实践创新及发展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加强。

5.1 在世界图书馆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增强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应用实践取得了辉煌成就,体现了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事

业发展道路的中国探索、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地标和中国智慧^[66]。然而我们在世界图书馆舞台上的声音还很弱。因此,要积极主动地开展中国图书馆好故事的全球推广活动,在国际传播中增强中国图书馆应用实践品牌的国际知晓度。需要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国家图书馆带领全国学界和业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需要任职于图书馆国际组织协会,如国际图联(IFLA)、iSchool 领导小组(iCaucus)、国际信息科学与技术学会(ASIS&T)、国际知识组织协会(ISKO)等机构的中国学者,以及科研工作者与业界同仁在学术论坛、成果发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传播图书馆应用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逐渐构建起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增强我国图书馆学的国际影响力。

5.2 落实图书馆制度政策的实施保障,强化执行力

制度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的关键在于执行力。图书馆制度执行力是指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制度本身内在所具有的力量、执行者执行的力量和执行效力的总和,其要素包括制度执行主体、制度、制度环境、执行方法(包括手段、目的和工具)^[67]。目前我国图书馆制度政策建设已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尚未形成面向未来的图书馆事业制度政策体系,已制定的制度也欠缺执行力。因此,一方面需要补足短板,制定图书馆服务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从执行主体、制度本身与制度环境以及执行方法要素出发,进行执行力评测,提升我国图书馆制度与政策的执行力。

5.3 开展图书馆标准化成熟度测评,增强标准效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颁布与图书馆相关的标准与规范379项,涵盖了图书馆资源、管理、服务、建设和技术等五大方面,但还缺乏有关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管理运行标准、基层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标准、面向特殊群体的图书馆服务标

准,以及图书馆信息技术应用、服务效能评价标准等,更缺乏对于标准的推广及运用现状的调查。未来,首先要研制一批当前事业发展亟需的标准规范,包括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特殊群体服务、基层图书馆建设与管理、阅读推广、数字图书馆和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服务、图书馆绩效评价、文献保存与保护等重点领域。其次要进行标准化成熟度评测。《全国图书馆标准化工作“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对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等国家重点工程的标准规范成果进行及时追踪和科学评估,要探索建立标准的实施评估机制^[68]。建议在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与中国图书馆学会的领导下,建立评估机制,从数据资源标准化、管理标准化、基础设施标准化、服务标准化和图书馆技术标准化五方面对图书馆标准化水平进行综合测试和评估,以测促用、以测促改、以测促建,提升我国图书馆标准化治理水平。

5.4 因地制宜采纳图书馆“中国方案”,彰显辐射能力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图书馆界不断探索,贡献一系列打上中国烙印的中国方案。以服务体系的实践为例,有“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嘉兴模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的呼和浩特模式”“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平民大书吧’模式”“深圳图书馆之城模式”“中国城市图书馆发展广州模式”“杭州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心馆—总分馆模式”“‘书香之城’宁波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书香城市建设的扬州模式”等。但是,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地区差距较大,这是目前全国图书馆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实践上,需要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对不同模式的特色进行深入比较分析,挖掘其内涵与适用性,在全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中加以推广,增强其辐射能力。理论上,需要对图书馆与社会发展的理念、制度和文化进行深入的分析,为图书馆在

全国范围内标准化、均等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制度保障和文化认同。

5.5 弘扬图书馆特色领域服务优势,提升高质量发展能力

目前,图书馆经过量的发展,逐步走向质的提升,进入了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步的时代^[69]。但我国图书馆特色领域服务还存在发展不均衡、服务效能有待提升与可持续发展不足等问题,有待图书馆学术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①在特色馆藏服务方面,虽然在特色资源与特色馆建设方面取得较大成就,但在利用方面还存在“重建轻用”现象。如目前CALIS专题特色数据库导航因为经费等原因暂时不能提供使用。②在学科化知识服务方面,学科服务是体现学术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服务之一,这一认知已达成共识,但高素质学科馆员队伍建设、学科服务绩效考核以及用户需求调研仍然是提高学科服务成效的重点和难点^[70]。③在数字人文服务方面,图书馆还需注重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发挥桥梁作用,为数字人文相关学科及机构建立协商合作的平台,促进数字人文研究的多机构和跨学科合作。④在政府信息服务方面,绝大多数图书馆提供了政府信息展示、查询与咨询等服务,但面向政府用户需求提供决策支持的服务还不够,服务的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展。总之,图书馆特色领域服务的范围与形式不断创新,高质量发展是总趋势,需要强化特色领域服务的精细化、品质化,加强创新性、引领性与可持续性,推动构建高品质的特色服务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在学术研究和应用实践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理论与实践互动,不断推动图书馆学思想理论创新和事业发展的实践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背景下,探索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图书馆发展道路,建立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当今图书馆人的重要职责和使命。

参考文献

- [1] 彭斐章. 图书馆学定有灿烂的未来[J]. 图书情报工作, 1996(3):1-2. (Peng Feizhang. Library science has a bright futur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1996(3):1-2.)
- [2] 陈业奎. 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积极构建的意义[J]. 图书馆, 2018(2):14-19. (Chen Yekui. Significance of discourse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to construct actively[J]. Library, 2018(2):14-19.)
- [3] 蒋永福. 图书馆政策: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保障[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991(3):3-7. (Jiang Yongfu. Library policy: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in China[J].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1991(3):3-7.)
- [4] 潘燕桃. 《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及其历史作用与重要影响——纪念《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通过30周年[J]. 图书馆论坛, 2010(6):107-113. (Pan Yantao. The Report of Librarianship and its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 in China since 1980[J]. Library Tribune, 2010(6):107-113.)
- [5] 柯平, 张梅梅, 张蓝. 公共图书馆事业管理的“三驾马车”——政策法律、发展规划与评估定级[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9(8):32-38, 69. (Ke Ping, Zhang Meimei, Zhang Lan. “Troika” of public library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laws, development programs, evaluation and rating[J].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2019(8):32-38, 69.)
- [6] 胡娟. 中国文化立法的一座丰碑——柯平教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8(1):5-11. (Hu Juan. A monument of Chinese culture legislation: Professor Ke Ping's discussion 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ublic Library Law[J]. Library Work and Study, 2018(1):5-11.)
- [7] 肖鹏. 从“美国图书馆模式”到“中国图书馆路径”的初步成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为分水岭的回顾与展望[J]. 图书馆建设, 2018(2):23-28. (Xiao Peng. From “American library model” to the birth of “Chinese library approach”: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the moment of promulgating the Public Librar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8(2):23-28.)
- [8] 李国新.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公共图书馆发展——《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解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5, 41(3):4-12. (Li Guox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an analysis about the Views o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5(3):4-12.)
- [9] 范并思. 现代图书馆理念的艰难重建——写在《图书馆服务宣言》发布之际[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6):6-11. (Fan Bingsi. Rebuilding modern library idea in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6):6-11.)
- [10] 程焕文, 周旭毓. 图书馆精神——体系结构与基本内容[J]. 图书馆, 2005(2):3-9. (Cheng Huanwen, Zhou Xuyu. The library spirit: System structure and basic contents[J]. Library, 2005(2):3-9.)
- [11] 李国新. 图书馆权利的定位、实现与维护[J]. 图书馆建设, 2005(1):1-4. (Li Guoxin. Definition, realization and protection on library rights[J]. Library Development, 2005(1):1-4.)
- [12] 杨玉麟, 李国新, 赵洗尘, 等. 《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基础与必要性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0(2):9-15. (Yang Yulin, Li Guoxin, Zhao Xichen. et al. Legislative basis and necessity of the Public library law[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0(9):9-15.)
- [13] 于良芝, 邱冠华, 许晓霞. 走进普遍均等服务时代: 近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构建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3):31-40. (Yu Liangzhi, Qiu Guanhua, Xu Xiaoxia. Towards the age of universally equal servic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public library service system in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3):31-40.)
- [14] 卿倩, 李桂华. 政策工具视野下我国省级全民阅读政策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0(5):88-101. (Qing Qian, Li Guihua. Research on China's provincial-level national reading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0(5):88-101.)
- [15] 范并思. 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问题分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4(5):4-13. (Fan Bingsi. Reading promo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analysis on basic theor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4(5):4-13.)
- [16] 严贝妮, 鞠昕蓉. 我国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模式与创新研究[J]. 图书馆, 2017(10):62-65, 89. (Yan

- Beini, Ju Xinrong. A study on promotion mode and innovation of digital reading in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J]. Library, 2017(10): 62-65, 89.)
- [17] 曹娟. 从阅读推广人到阅读推广人才——论图书馆界主导阅读推广专业教育[J]. 图书馆论坛, 2018(1): 78-85. (Cao Jua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n reading promotion: turning reading promoters into professionals[J]. Library Tribune, 2018(1): 78-85.)
- [18] 陈占强, 田涯从. “十三五”到“十四五”——柯平教授谈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与战略规划[J]. 福建图书馆学刊, 2019(3): 3-8. (Chen Zhanqiang, Tian Yacong. “13th Five-year” to “14th Five-Year”: Professor Ke Ping talks about the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c planning of domestic libraries[J]. The Library Journal of Fu Jian, 2019(3): 3-8.)
- [19] 刘家真, 程万高. 中国古籍保护的问题分析与战略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4): 8-13. (Liu Jiazhen, Cheng Wangao. An analysis of problems in the protection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and some strategic suggestion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4): 8-13.)
- [20] 李明杰. 构建中华古籍层级保护体系的设想[J]. 图书馆杂志, 2009(3): 14-19. (Li Mingjie. Assumption on construction of a multi-layered preservation system for Chinese ancient books[J]. Library Journal, 2009(3): 14-19.)
- [21] 陈红彦, 刘家真. 我国古籍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思考[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2(2): 107-116. (Chen Hongyan, Liu Jiazhen. Study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2(2): 107-116.)
- [22] 金武刚, 李国新. 中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起源、现状与未来趋势[J]. 图书馆杂志, 2014(5): 4-15. (Jin Wugang, Li Guoxin. Central-branch library system development in China: origins, current state and future trends[J]. Library Journal, 2014(5): 4-15.)
- [23] 马岩, 郑建明. 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模式、特色与思考[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5(7): 42-45. (Ma Yan, Zheng Jianming. Construction models, features and thinking of central-branch library systems[J]. Library Work and Study, 2015(7): 42-45.)
- [24] 肖鹏, 唐琼, 陈深贵, 等. 广州区域总分馆制实施路径探索: 以基层管理者为中心的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6(3): 103-115. (Xiao Peng, Tang Qiong, Chen Shengui, et al.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approaches of regional central and branch library system in Guangzhou: a study based on the interviews with the grassroots manager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6(3): 103-115.)
- [25] 朱晓琴, 员立亭, 郭锦芳. 省级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构建研究[J]. 情报科学, 2009(9): 1318-1321, 1327. (Zhu Xiaolin, Yuan Liting, Guo Jinfang.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und regional provinci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protection system in China[J]. Information Science, 2009(9): 1318-1321, 1327.)
- [26] 刘万国, 周秀霞. 数字学术信息资源保障的国家协同布局模式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6(8): 40-43. (Liu Wanguo, Zhou Xiuxia. Research on national collaborative layout model of digital academ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security[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2016(8): 40-43.)
- [27] 李振华.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外文期刊信息资源保障机制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1(11): 66-69. (Li Zhenhua. Study on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library foreign journal collections under the network environment[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1(11): 66-69.)
- [28] 陈胜利.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的宏大实践——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建设的现状与发展[J]. 图书馆杂志, 2015(11): 4-12. (Chen Shengli. The great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resources[J]. Library Journal, 2015(11): 4-12.)
- [29]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关于 CASHL[EB/OL]. [2021-05-22]. <http://www.cashl.edu.cn/node/45>. (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 About CASHL[EB/OL]. [2021-05-22]. <http://www.cashl.edu.cn/node/45>.)
- [30] 王素芳. 关于图书馆服务弱势群体问题的研究与反思[J]. 图书馆杂志, 2006(5): 3-9. (Wang Sufang. Re-thinking and study on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areas[J]. Library Journal, 2006(5): 3-9.)

- [31] 李昊青. 图书馆保障弱势群体阅读权益的对策研究[J]. 图书馆建设, 2016(4):16-21,27. (Li Haoqing. Study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library to guarantee the reading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vulnerable groups[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6(4):16-21,27.)
- [32] 赵国忠. 基于全社会层面的弱势群体知识援助体系建设[J]. 图书情报工作, 2009(15):61-64. (Zhao Guozhong. Research on the level of the whole society's knowledge aid system to vulnerable group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9(15):61-64.)
- [33] 王格. 公共图书馆面向信息弱势群体的移动图书馆服务研究[J]. 山西档案, 2017(1):133-135. (Wang Ke. Research on mobile library service of public libraries facing information vulnerable groups[J]. Shanxi Archives, 2017(1):133-135.)
- [34] 肖花. 基于图书馆服务功能视角的信息弱势群体应急信息服务途径探究[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7(6):78-81,86. (Xiao Hua. Research on emergency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vulnerable group[J].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2017(6):78-81,86.)
- [35] 中国图书馆学会. 图书馆服务宣言[EB/OL]. [2020-09-09].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66/696.html>.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Library service declaration[EB/OL]. [2020-09-09].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66/696.html>.)
-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EB/OL]. [2020-09-09]. http://www.gov.cn/xinwen/2017-07/07/content_5230578.htm.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public library development plan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EB/OL]. [2020-09-09]. http://www.gov.cn/xinwen/2017-07/07/content_5230578.htm.)
- [37]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2019年残疾人事业统计公报[EB/OL]. [2021-05-22]. <https://www.cdcpf.org.cn//zwgk/zccx/tjgb/0aeb930262974effaddfc41a45ceef58.htm>. (China Disabled Persons' Federation. 2019 Statistical Communiqu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gram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EB/OL]. [2021-05-22]. <https://www.cdcpf.org.cn//zwgk/zccx/tjgb/0aeb930262974effaddfc41a45ceef58.htm>.)
- [38] 胡银霞, 胡娟, 柯平. 文化馆与公共图书馆的评估定级标准比较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 2018(3):25-29. (Hu Yinxia, Hu Juan, Ke Ping.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and grading standards of cultural centers and public libraries[J].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s, 2018(3):25-29.)
- [39] 王启云. 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评估方法与实例研究[J]. 图书与情报, 2010(2):122-126. (Wang Qinyun. Academic digital library construction evaluation: approaches and example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2010(2):122-126.)
- [40] 柯平, 胡银霞. 创新与导向:第六次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新指标[J]. 图书馆杂志, 2017(2):4-10. (Ke Ping, Hu Yinxia. Innovating and steering: the newly added index of the sixth public library assessment in China[J]. Library Journal, 2017(2):4-10.)
- [41] 柯平, 宫平. 公共图书馆服务绩效评估模型探索[J]. 国家图书馆学报, 2016(6):3-8. (Ke Ping, Gong Ping. Research on the model of servi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n public libraries[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16(6):3-8.)
- [42] 柯平, 胡娟, 袁珍珍. 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图书馆事业变革: 路径、经验与问题[J]. 国家图书馆学报, 2019(5):41-51. (Ke Ping, Hu Juan, Yuan Zhenzhen. Revolution of librarianship in China i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th, experience and problems[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19(5):41-51.)
- [43] 袁琳. 特色馆藏与特色图书馆建设[J]. 图书馆论坛, 2005(1):105-106, 145. (Yuan Lin. On characteristic collection and characteristic library construction[J]. Library Tribune, 2005(1):105-106, 145.)
- [44] 杨柳, 郑满庄, 唐烽钧. 科研图书馆数字特色馆藏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 图书馆杂志, 2008(11):46-47, 79. (Yang Liu, Zheng Manzhuang, Tang Fengjun. Practice and though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 digital

- library collections in research institutions[J]. Library Journal, 2008(11):46-47, 79.)
- [45] 姚凤英. 利用特色馆藏 开展特色服务[J]. 图书馆杂志, 2003(1): 57-58. (Yao Fengying. Make use of special collections to develop special services[J]. Library Journal, 2003(1): 57-58.)
- [46] 张瑾. 特色馆藏的定位及其评价标准的构建[J]. 现代情报, 2011(1): 56-58. (Zhang Jin. The position of characteristic collection and building evaluation criteria[J]. 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 2011(1): 56-58.)
- [47] 杨思洛, 杨依依. 省级公共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调查分析[J]. 图书馆, 2019(8):104-111. (Yang Siluo, Yang Yiyi. A survey of the characteristic databases construction in provincial public libraries[J]. Library, 2019(8):104-111.)
- [48] 李春旺. 学科化服务模式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06(10):14-18. (Li Chunwang. A study on the modes of subject servic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6(10):14-18.)
- [49] 刘颖. 嵌入式学科服务创新模式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的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 2012(1): 18-22, 59. (Liu Ying. Innovative pattern of embedded subject service based on embedding theory[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2(1): 18-22, 59.)
- [50] 袁晔, 郭晶, 余晓蔚. Libguides 学科服务平台的应用实践和优化策略[J]. 图书情报工作, 2013(2):19-23. (Yuan Ye, Guo Jing, Yu Xiaowei.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Libguides of subject service platform[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3(2):19-23.)
- [51] 万文娟.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体系构建策略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2(9):50-53, 65. (Wan Wenjuan. Research on strategies for constructing university library disciplinary service system[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2012(9):50-53, 65.)
- [52] 张晓林. 构建数字化知识化的信息服务模式[J]. 天津学刊, 2003(6):13-16, 80. (Zhang Xiaolin. Developing a digital and knowledge-based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l[J]. Tianjin Library Journal, 2003(6):13-16, 80.)
- [53] 初景利, 孔青青, 栾冠楠. 嵌入式学科服务研究进展[J]. 图书情报工作, 2013(22):11-17. (Chu Jingli, Kong Qingqing, Luan Guannan. Research progress of embedded subject servic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3(22):11-17.)
- [54] 卢章平, 袁润, 王正兴. 发现服务: 大学与研究机构图书馆的趋势[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4(3):20-26. (Lu Zhangping, Yuan Run, Wang Zhengxing. A trend of 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ies: towards discovery servi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4(3):20-26.)
- [55] 宋海艳, 郭晶, 潘卫. 面向科研团队的嵌入式学科服务实践探索[J]. 图书情报工作, 2012(1):27-30, 148. (Song Haiyan, Guo Jing, Pang Wei. Practical exploration on embedded subject service oriented research team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2(1):27-30, 148.)
- [56] 武汉大学图书馆. 欢迎访问学科平台[EB/OL]. [2021-04-11]. <https://libguides.lib.whu.edu.cn/?b=g>. (WuHan University Library. Welcome to the subject platform[EB/OL]. [2021-04-11]. <https://libguides.lib.whu.edu.cn/?b=g>.)
- [57] 夏翠娟, 张磊, 贺晨芝. 面向知识服务的图书馆数字人文项目建设: 方法、流程与技术[J]. 图书馆论坛, 2018(1):1-9. (Xia Cuijuan, Zhang Lei, He Chenzhi.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s for knowledge services: method, process and technology[J]. Library Tribune, 2018(1):1-9.)
- [58] 刘炜, 叶鹰. 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探讨[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5):32-41. (Liu Wei, Ye Ying. Exploring technical system and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digital humanitie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7(5):32-41.)
- [59] 曾蕾, 王晓光, 范伟. 图档博领域的智慧数据及其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角色[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8(1):17-34. (Zeng Lei, Wang Xiaoguang, Fan Wei. Smart data from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and its role in the digital humanity researche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8(1):17-34.)
- [60] 柯平, 宫平. 数字人文研究演化路径与热点领域分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6(6):13-30. (Ke Ping,

- Gong Ping. The evolution path and hot topics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6(6):13-30.)
- [61]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18年中国图书馆年会第4分会场话题4:图书馆与数字人文:新视野,新角色,新服务[EB/OL]. [2020-09-09].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61/12353.html>.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2018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annual conference 4th session topic 4: library and digital humanities: new vision, new role, new service[EB/OL]. [2020-09-09].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61/12353.html>.)
- [62] 高红,支娟,胡月平,等.我国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服务的现状与国际经验借鉴[J].图书情报工作,2008(7):12-17. (Gao Hong, Zhi Juan, Hu Yueping, et al.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provided by the public library in China and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8(7):12-17.)
- [63] 谢欢.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服务现状及措施研究——基于江苏省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服务的调研[J].图书馆建设,2010(3):86-88,92. (Xie Huan. Status quo and measures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Based on investigation in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of Jiangsu Province[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0(3):86-88,92.)
- [64] 国家图书馆建立我国首个“政府信息整合服务平台”[EB/OL]. [2020-09-09]. http://www.gov.cn/jrzq/2009-04/30/content_1301142.ht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establishes China's first “government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service platform”[EB/OL]. [2020-09-09]. http://www.gov.cn/jrzq/2009-04/30/content_1301142.htm.)
- [65] 王伟伟.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初探(下)[J].图书馆杂志,2013(6):4-10. (Wang Shiwei.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development path of public libra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rt 2)[J]. Library Journal, 2013(6):4-10.)
- [66] 王伟伟.论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六大特点[J].图书馆,2019(9):1-9,17. (Wang Shiwei. On the six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Library, 2019(9):1-9,17.)
- [67] 白君礼,崔旭.图书馆制度执行力概念、要素蠡测[J].图书情报知识,2014(1):62-70. (Bai Junli, Cui Xu. The study on concept and factor of execution institution of library[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4(1):62-70.)
- [68] 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图书馆标准化工作“十三五”规划纲要[EB/OL]. [2020-09-09]. http://www.nlc.cn/tbw/bzwyh_gywm2.htm. (National Technical Committee for Library Standardization. The outline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library standardization[EB/OL]. [2020-09-09]. http://www.nlc.cn/tbw/bzwyh_gywm2.htm.)
- [69] 吴建中.图书馆事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时代[N].新华书目报,2018-12-14(02). (Wu Jianzhong. The library industry has entered an era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N]. The Newspaper of Xinhua Catalogs, 2018-12-14(02).)
- [70] 王媛,范爱红,韩丽风,等.清华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20年回顾与未来展望[J].图书情报工作,2018(24):6-11. (Wang Yuan, Fan Aihong, Han Lifeng, et al. Subject librarian service in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twenty years' review and future prospect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8(24):6-11.)

司 莉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陈 辰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郭思成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收稿日期:2020-10-07;修回日期:2020-12-19)